

作品·氤氲年味 缕缕乡愁

雪花飘飘的村庄

■刘琪瑞

雪花静静地飘,它落在哪里,哪里都好看,美成了一幅画、一首诗、一场梦。

雪花落在大红公鸡的翅膀上,它抖撒身体,飞到高处,喔喔喔就把一天叫醒了;雪花落在撒欢儿的小狗身上,黑狗变成了花花狗,白狗成了小胖狗;雪花落在牛栏里咀嚼草料的老牛身上,它温和的大眼里看见了春天;雪花落在干枯的草滩上,听得见冬蛇在湿润的洞里喃喃梦语,听得见泥土下的小草咯吧咯吧的拔节声……

雪花落进孩子的眼睛里,成了童话。孩子们扎煞着小手,欢呼着冲向院外,飞向原野,像撵蜻蜓、捕蝴蝶一样,追着雪花旋舞、歌唱。伸出手儿接几朵,舔一舔、尝一尝,沁甜沁甜,有

朱砂梅的清香。其实,雪花也是一群俏皮的孩子,它们是天空的精灵,挣脱了羁绊,获得了自由,飞扬、飞扬,雪花和孩子们一起快乐舞蹈。

年轻的时候,谁都想和雪花谈一场恋爱。雪花落在你长长的睫毛毛上,像放光芒的小星星,忽闪忽闪亮晶晶。你的小手冰凉,需要一场雪来温暖,我是你的雪花,你是我的雪花,我们相互温暖,彼此用雪浪漫……雪花飘飞的村庄,我又想起了你。

雪花轻盈地飘,落在了谁家鲜亮亮的红双喜上,落在了红彤彤的大灯笼上。一顶大红花轿颤巍巍地摇,欢快的迎亲曲尽情地吹,锣鼓家什咚咚锵锵起劲儿敲,下轿的新娘子弯弯的月牙眼落满了雪花,枝头两只喜鹊喳

圆满

■钱红莉

这些年的年夜饭,一直去老人那里享用。四代同堂了,族人众多,大人一桌,孩子们单独围坐另一张小桌。

年年不变的,除了一钵青菜炖豆腐(寓意做人清清白白),便是一碗头鱼。孩子们懵懵懂懂,一旦将筷子伸向这条碗头鱼,奶奶总是笑眯眯阻止,无非是要讨个“年年有余”的彩头。

大抵是受到老人的影响,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我总想买几条活鱼养在桶里,等到正月,一股脑儿倾倒在小区池塘中。

几十道热菜凉菜悉数食罢,鸡汤也喝了,奶奶总要现炸一盘糯米丸子来为宴席收尾。招揽众人趁热吃,是圆圆满满的意思。不仅有糯米丸子,宴席中途,还有一道庄墓丸子,来自长丰县庄墓镇。这种丸子蒸透后,类似元宵,白得晶莹,里面杂有肉糜、荠菜碎。整个正月,我们分别吃到藕丸子、山芋丸子、萝卜丝丸子。

我妈妈年三十晚上,还要坚持卤煮鸡蛋。用那种粗犷陶钵,狠狠煮一钵,购成。每年回去,她一见着我们,急忙转身去厨房,舀出几只黑乎乎的卤蛋,加热,逼着我们吃下去,说是元宝。

一天早晨在菜市场,经过一位老人的摊位。我向她预订一只鸡蛋皮,准备包点蛋饺。寒暄间,端出一锅珍珠丸子的她,热情地让我闻嗅。确乎有异香——肉的香气携手糯米的香气,令人馋涎欲滴。猪肉丸子滚一层糯米,煮熟,亮晶晶的洁白,宛如珍珠,故名珍珠丸子。

中国人在吃的方面极尽聪明才智,变着花样翻新。最怀念小时候,外婆做鱼丸的情景。一条三四斤的白混,剔除鱼鳞,沿着背脊剖开,祛除大刺,片成两块,鱼肉横在砧板,外婆用刀斜着一点点刮出鱼茸,再仔细剁碎,掺点山芋粉,顺时针搅拌,抓起来攥摔上劲。一锅清水烧开,抓起一坨

红窗花点亮的年

■王国梁

在三邻五乡都很出名。别看他平日常惯了铁锹锄头,是个粗枝大叶的男人,可只要剪起窗花来,他立即就变得精细起来,两只大手比女人的手还要巧。剪纸也是一种艺术,需要有很强的构图能力和领悟能力。老于爷爷天赋极高,他的剪纸栩栩如生。

我和小伙伴们也去求老于爷爷剪窗花。我属猪,让他给我剪个小猪。老于爷爷笑眯眯地点点头,然后拿起剪刀,熟练地剪起来。他看了我一眼,

喳喳,叫得雪花簌簌落,落在地上,成了炸碎的红鞭炮。

雪花飘,年来到。雪花落在邻家小妹的剪纸筐里,剪出狮子滚绣球,剪出龙蛇舞春风,剪出五谷丰登景……红艳艳的窗花贴满你家窗棂,在雪花的映衬下,更堂堂更美了。雪花落在杀年猪的场院里,落在母亲炒猪头的大锅里,落在麻子叔炸丸子、炸馓子、炸麻花的摊铺上,落在翠花婶蒸花馍、蒸年糕、摊煎饼氤氲出来的烟火气里,落在村头宽敞敞、热热闹闹的大戏台上……沁凉凉、甜丝丝的雪花,成了村庄年味的一部分。

有了这场雪才算真正的年,雪花纷纷扬扬,白皑皑、晶亮亮,它会把我们的年打扮得水灵灵、漂亮亮。

鱼茸,以巧劲自虎口挤出一个个鱼丸,顺势滑至清水锅中余熟,待浮起,迅速捞起,放在冷水中养着。

事先煮一锅大骨汤,鱼丸下入,再放一把焯水后的菠菜,嫩而鲜,缺牙的老人,也能吃得动。

近年,爷爷寿抵九十,不再做饭,年夜饭改由孩子二伯掌勺。二伯听说我爱吃鱼,特意多做一份红烧鱼。

整桌年夜饭,最受欢迎的就是这盘红烧肉。原材料用的是五花,四分肥六分瘦。肉皮厚极,炖煮得颤颤巍巍的,入口,酥烂软糯,肉皮黏嘴。这道菜为家族传统做法,自祖太太手里传承下来的。大家吃着吃着,赞不绝口之余,孩子大伯忽发感慨,还是老太太烧得最地道。

祖太太就是孩子奶奶的婆婆爷爷的妈妈,我不曾见过。她出生于富裕之家。这位我不曾见过一面的祖太太,于年三十烧出的一碗红烧肉,至今为她的大孙子所怀念着。

说:“剪个跟你长得像的小猪,今年你又胖了,小猪也得剪胖点!”三下两下,老于爷爷手里的红纸变成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小猪。

老于爷爷脾气特别好,有小女孩跟他学,他就耐心教。那样的时光,对孩子们来说是美好幸福的。

年年岁岁,我总会想起老于爷爷的红窗花。如今过年的时候,我依然习惯买一张塑料的红窗花,贴在玻璃窗上,让红窗花点亮新年,点亮心情,也点亮心中的那份怀想。

望年

■雷长江

进入腊月门,转眼就是年。记得这是当年母亲一边撕扯着墙上的日历一边嘴里常常念叨的一句话。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母亲开始了她心中的望年之路。

那个时候,父亲支援西南三线建设只身离开老家到了遥远的贵州六盘水市的一个煤矿,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为了帮母亲多干些农活儿,他总是选择在春耕大忙时节回来,所以每逢年节,他都独在异乡,不能回家和我们团聚。

腊月的风,凛冽中夹杂着父亲的乡愁。腊月的雪,晶莹里渗透着母亲的思念。

母亲深知肩上的重任,一家老小,她是顶梁柱。年不仅要过,而且还要过得红红火火。东北农村一到腊月,便开始杀猪、淘米、做豆腐。这乡下过年的三部曲,母亲说:“一样都不能少。”

开春从集市上抓来的那头小猪崽,经过半年多的精心饲养已经长到了二百多斤。冬天天冷猪长得慢,母亲就借信给住在外村会杀猪的小舅,选个空闲日来给我家杀年猪。小舅磨刀霍霍,分割卸肉。分割下

来的一大堆肉块,血脖、前槽,连骨头带肉全都下到锅里,烧火炖肉,然后灌血肠,下酸菜,不一会儿,肉香裹着菜香就弥漫开来,四溢流淌,乡下有了浓浓的年味。

接下来,母亲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淘米,蒸黏豆包。母亲为了保险起见,每年都要自己先实验一把,做一盖帘尝尝,好掌握一下一斤大黄米兑多少玉米或者小米做出来的豆包才能黏度适中。黏豆包不黏没吃头,太黏了又不成个形,唯有兑得正好蒸出来的黏豆包才糯糯香甜,劲道可口。

淘米前要先炒豆馅。母亲早就把秋天收获的红小豆挑好,放在一只袋子里,这时顺手拿来便能直接用。用清水洗净下锅,水量适中,大火煮开,文火慢炖,到最后豆也烂了,汤也没了,一切都刚刚好。

相比淘米蒸豆包,做豆腐的活计儿比较简单。挑好称完

春节穿新衣

■谢正义

跟着母亲去赶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布摊,手指轻轻捻过那些或红或绿、或蓝或紫的布料,想象着它们做成衣服穿在身上的模样,满心欢喜,激动得不行。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腊月,母亲带着我去村里的裁缝铺做新衣。小小的裁缝铺里,挂满了各式各样做好的新衣,散发着淡淡的布料清香。我站在那儿,紧张又兴奋,听着裁缝师傅嘴里叨着的软尺“簌簌”作响,看着他用粉笔在布上熟练地划下一道道线,仿佛新衣已经穿在了身上。回家路上,寒风凛冽,可心里头暖烘烘的,一路上都在跟母亲念叨新衣的款式,惹得母亲不住地笑,直说我是个“小臭美”。

终于,到了除夕之夜,新衣被母亲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头。那是一套蓝色的涤卡布套装,上衣有着方方正正的口袋,裤子笔挺,还带着熨烫过的折

的上等黄豆豆腐坊一送,哪天出来会通知你家去取。那时候我家每年都要做一次豆腐,二十斤黄豆,出来方方正正一百块豆腐块,留十几块水豆腐,其余冻成冻豆腐放在室外的大缸里,炖酸菜、炖白菜随时拿进屋解冻。

做完了这些,年关就更近了。母亲会挑选一个吉日去镇上赶年集。买一些生活日常所需,油盐酱醋茶、年画、对联,还有鞭炮,再给每个人买一身新衣服、新鞋袜,唯独没有她自己的东西。至今,依然记得母亲说的那句话:“啥是年啊,大人好说,将老人和孩子安排满意了,这就是我们的年。”

痕。摸着那细密的针脚,嗅着布料的清新,激动得差点睡不着觉。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就麻溜地爬起来,小心翼翼地穿上新衣,每一个动作都轻柔得生怕弄皱了它。站在镜子前,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脸颊绯红,眼睛亮晶晶的,觉得自己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孩子。走在村里的小道上,兜里揣着一把瓜子、几颗糖果,和小伙伴们相互炫耀着新衣,比谁的扣子更亮,谁的衣角更挺,欢声笑语洒满一路。

岁月悠悠,如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当初那个盼新衣的孩子,如今已年过半百。闲暇时,偶尔翻开旧相册,看到那张穿着新衣、笑得一脸灿烂的黑白照片,往昔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涌来。或许,真正令人难忘的,并非那身新衣本身,而是在艰苦岁月里,一家人齐心协力守护着传统,守护着孩子纯真梦想的那份心意。

藏在雪堆里的年味

■王阿丽

记得儿时,每到春节临近,母亲比我们还急切地盼望下一场大雪,母亲总是说:“来一场大雪,年货就不会坏了,包子、年糕什么的,你们吃到正月半都没有问题。”

有一年,刚过腊月二十就下了一场大雪,母亲说:“这雪再过两天下多好,咱家明天才开始蒸包子呢。”老天爷好像听懂了母亲的念叨,两天后的夜里又下了一场大雪。早晨起来,母亲连忙招呼两个哥哥起床铲雪。母亲找来几张塑料薄膜在院子里背阴的地方铺上,然后让哥哥们把包子、年糕分别倒在两张塑料薄膜上,包好,再用草绳把口扎紧,哥哥们用铲锹铲旁边的雪,覆盖到扎好的薄膜上,一层一层把雪拍严实,直到雪堆成小山一般。而对于生产队里分的牛肉、猪肉,母亲则让哥哥直接把它们

埋到雪地里,接着在雪地上放两块猪肉,铲上雪厚厚地覆盖住,再放上两块牛肉,再用厚厚的雪覆盖住,用铲锹拍严实。因为家乡是鱼米之乡,年货最多的就是鱼类了,所以最大的雪堆便是鱼的地盘,鲢鱼、鲫鱼、鲶鱼大小小有数十条。哥哥们铲雪时,母亲一直叮嘱他们要把雪拍得服帖、结实,这样雪融化得慢,年货保存的时间才会长久些。

记得有一次,二哥铲雪放年货时,偷偷地把一个亲戚送来的几个梨藏进了放羊肉的那个雪堆里。一天,大哥铲雪取羊肉时,二哥主动请缨替大哥铲雪,大哥笑着说:“你今天倒是挺勤快的,跟我抢着干活。”二哥一着急,道出了藏梨玄机。我们兄妹仨小心机拉了好长时间,终于完好无损地挖出

了梨。看着大黄梨脱胎换骨变成了黑乎乎的梨,但我们又舍不得扔掉,三个人偷偷把冻梨吃了。也太激牙了,但是吃起来绵蜜可口。直到多年以后,我去东北游玩,才知道世上真的有冻梨。原来,早在几十年前,由于二哥的歪打正着,我就品尝过冻梨的味道了,只不过那时还不知道,冻梨取出后要放在凉水里泡上十来分钟,待化透后再食用。

后来,即使有了冰箱,春节前夕只要下大雪,母亲还是喜欢把年货埋进雪堆里,母亲说:“埋进雪堆里的年货,接地气,也更有年味儿。”

最近几年,不知不觉,我竟然也学到了母亲,在雪堆里藏年货。今年的春节,我们兄妹仨更是急切盼望着有一场大雪,能和母亲一起再一次品味藏在雪堆里的年味。

有句话,听来会很惬意,欢喜又酸涩:“小时候真傻,总盼着过年长大。”是否盼着长大,已忘却了;但盼着过年,确是真切。

每年过年,母亲做好新衣,给我套上,便拽我贴墙站定,帮我提提裤腰,整整衣襟,露出欣慰的笑:“过了年,小子又长一岁。”我挺胸抬头,配合母亲用木棍掠过我头顶,在土坯墙上又划上一道身高线。我乐,母亲也乐。新衣是欢喜的,身高线也是欢喜的;贫穷却温馨的小院里,一切都是欢喜的。

这欢喜里,有奖状带来的。年年放假,我都会领回金灿灿的奖状。父亲欢喜地指挥站在桌上的我:“贴高点!再正点!”新旧奖状端端正正地与年画一起,贴满粉刷一新的正屋白墙,黯淡一年的土屋、农家,似是迎来一道光,瞬时光亮起来。过年,过日子,没有比孩子健康、有出息更欢喜的了。

最有魔力的鞭炮,父亲总是先买来藏好,隔几天给一小包,吊足我的胃口。我舍不得一下放完,一根根拆了,装在兜里,点根麻秸,一会儿摸出一根小炮,点捻,扔远,“啪”;一会儿再一根,“啪”;有时还炸个搪瓷碗,炸个鸡窝,炸个冰。单调的“啪”“啪”将过年的

欢喜调至浓烈。除夕、初一、初五、元宵,你家放罢我登场,赶着趟儿,较着劲地燃放最长的鞭炮、最响的二踢脚、最艳的花炮,“噼里啪啦”“吭味”“吱味”,响彻山村,过年气氛达到高潮。

过年时,村里人最空、最闲、最热闹。有靠墙根谈天说地、闲聊胡侃的;有拉起胡琴,亮嗓唱段《白毛女》《大登殿》的;更有扎堆下象棋、打扑克的,日晒三竿开始,日落西山收摊,第二天继续玩几个昏天黑地。我自参与其中,一会儿弄个这、弄个那,一会儿端出瓜子与串门儿的分享,不亦乐乎。

我玩儿得欢喜,父母忙年也忙得欢喜。

记忆中,母亲过年时就是“顶级大厨”。腊月里,手持煎饼刮儿,帮乡邻摊十几天煎饼,躺在炕上让我给她踩腰捶腿,第二天还去,说:“乡里乡亲的,帮人就是帮己。”我跟着母亲,韭菜花儿卷煎饼吃遍全村十几年。帮完别人,母亲才趴在自家灶台上,忙着做腊肉、卤凉肉、做豆腐、炒花生、蒸年糕、蒸馒头;日常还要包饺子、熬粥、做菜……

父亲会写毛笔字,自然承担起帮乡邻写春联的义务。几乎天天都有乡

亲扯着红纸登门,说清有几扇门、几根柱,再将鸡窝、猪圈、牛羊圈细数一遍,静待来取。后来,我也帮乡邻写过几年春联,才体会到自己的字贴满全村人家的欢喜。

最欢喜的是“团圆”。天最冷的过年时候,就是在外打工的哥哥回家的时候。年前几天,我天天带着父母指令在村口张望,等到哥哥欢喜回家。

年夜饭,团圆了;除夕守岁,团圆了。一家人看着春晚熬年。母亲坐在炕头,折纸剪剪五色皱纹纸,叠祈福的灯笼儿;再剪几张窗花,顺手贴在窗纸上。父亲和哥哥躺在炕中炕尾,聊着家里、城里和来年的事。我一会儿帮母亲叠几下,一会儿躺在哥哥身边插句嘴,一会儿下炕,用录音机录几首春晚歌曲、几段相声小品,一会儿累了,钻被窝睡去,放炮也听不到。醒来,又是新的一年。

欢喜着一年又一年。过年回老家,儿时的欢喜已成往事,年逾七旬的父母能自食其力,是最大的欢喜。我贴墙站定,招呼母亲:“再给我划道线吧!”母亲拄着棍子,塌着腰,咧开掉完牙的嘴,笑了:“够不着喽!”母亲乐,我也乐……

